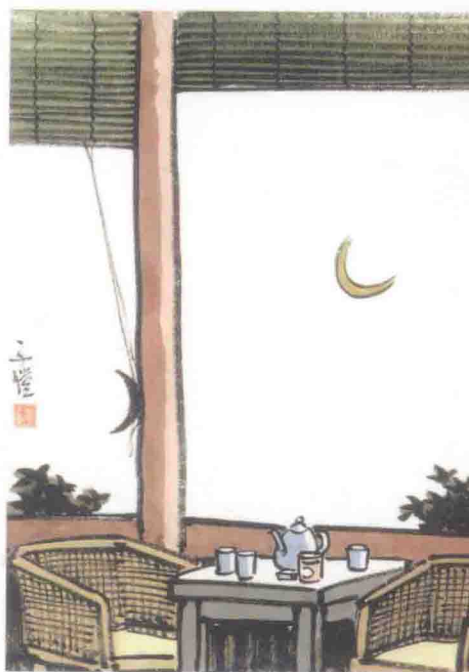


大家
4

丰子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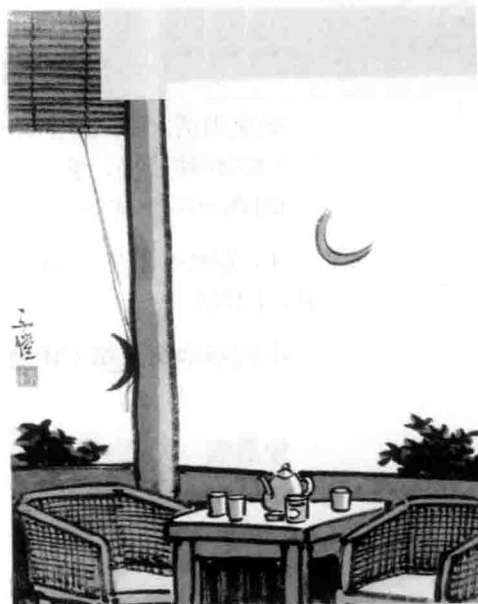
纳凉闲话

丰子恺◎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纳凉闲话

丰子恺◎著

丰子恺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凉闲话/丰子恺著. —北京:地震出版社, 2014. 7
(大家/钟桂松, 郭亦飞编)
ISBN 978-7-5028-4412-7

I. ①纳… II. ①丰…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7972 号

地震版 XM3179

纳凉闲话

丰子恺 著

钟桂松 郭亦飞 编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门市部: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邮编: 100081

传真: 88421706

传真: 68467991

传真: 6845522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4 年 7 月第一版 201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94 千字

印张: 20

书号: ISBN 978-7-5028-4412-7/I (5102)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者语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是我国著名的画家、散文家、翻译家和音乐教育家，是20世纪一位具有多方面贡献的艺术大师。

丰子恺从故乡石门湾小学毕业之后，191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期间，丰子恺深受老师李叔同、夏丏尊的影响，倾心于绘画、音乐和国文，所以丰子恺的散文和他的漫画一样，清新、朴实、智慧和隽永，既有思想又有哲理，让人感觉回味无穷又意味深长。

20世纪20年代丰子恺从日本游学回来后，又投身于艺术教育，先后在上海、白马湖等地教书，传授艺术心得和体会；后来，丰子恺的散文以《缘缘堂随笔》的名义结集出版，从此，《缘缘堂随笔》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让人心灵温润的著名品牌。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题材，都来自他对日常生活的发现，包括对儿童生活、儿童心理的观察，其所见所闻栩栩如生、信手拈来，成为丰子恺笔下清新、自然的散文内容，让人读之又读，爱不释手。过去，丰子恺的散文只要一经问世，便散发出无穷的生命力，为一次又一次的广大读者奉为经典。

《纳凉闲话》是我们选取了丰子恺在抗战前的部分散文作品重新出版一。这些散文作品，有丰子恺对儿童世界的关注，也有

他对儿童生活的换位思考的细心感受；有儿时记忆，也有艺术感悟；有世俗美丑，也有佛教禅意，林林总总，内涵丰富。文章虽都不长，但都有滋有味。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今天读来仍感到丰子恺先生对生活的感悟依然无比新鲜！

丰子恺先生于1975年9月在上海去世，没有熬过“文革”，也没有赶上拨乱反正后的好日子。但他创作的许多散文却处处透着生活中的美和甜，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这些散文作品连同丰子恺、缘缘堂这些名字，会一起流传下去，直至永远。

本书采用丰陈宝、丰一吟同志的注释，在此致谢。

目 录

第一辑 渐

法味	3
白采	13
幼儿故事	14
伯豪之死	26
大艺术家的孙子做骗子	33
我的苦学经验	35
剪网	45
渐	47
自然	50
颜面	53
儿女	56
闲居	59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61
天的文学	65
东京某晚的事	66
楼板	67
姓	69
忆儿时	70
华瞻的日记	75
阿难	79
展梦	81
艺术三昧	83

第二辑 缘

缘	87
大帐簿	89
秋	93
寄宿舍生活的回忆	95
旧话	103
甘美的回味	108
小白之死	112
胡桃云片	116
画谶	118
陋巷	119
标题音乐	123
忆弟	125
取名	128
吃瓜子	130
读书	134
邻人	136
蝌蚪	138
给我的孩子们	143
作父亲	146
儿戏	149
旧地重游	150
两场闹	153
梦痕	156
两个“？”	159
怜伤	163
爱子之心	164
梦耶真耶	166
新年	169

第三辑 春

春	175
五月	177
肉腿	179
送考	182
市街形式	185
野外理发处	186
看灯	189
鼓乐	191
荣辱	193
蜜蜂	195
杨柳	197
惜春	199
放生	203
素食以后	206
学画回忆	208
比较	214

第四辑 闲

闲	221
云霓	228
都会之音	231
半篇莫干山游记	235
二学生	242
二重生活	246
七巧板	249
访疗养院记	251
蟹	254
家	258

房间艺术	262
看残菊有感	267
物语	270
午夜高楼	276
生机	279
梧桐树	281
山中避雨	283
纳凉闲话	285
西湖船	288
钱江看潮记	292
初冬浴日漫感	295
无常之恸	297
新年怀旧	302

第一辑 渐

法 味^①

暮春的一天，弘一师从杭州招贤寺寄来了一张邮片说：

“近从温州来杭，承招贤老人殷勤相留，年内或不复它适。”

我于六年前将赴日本的前几天的一夜，曾在闸口凤生寺向他告别。以后仆仆奔走，沉酣于浮生之梦，直到这时候未得再见。这一天接到他的邮片，使我非常感兴。那笔力坚秀、布置妥贴的字迹，和简洁的文句，使我陷入了沉思。做我先生时的他，出家时的他，六年前的告别时的情景，六年来的我……霎时都浮出在眼前，觉得这六年越发像梦了。我就决定到杭州去访问。过了三四日，这就被实行了。

同行者是他的老友，我的先生 S^②，也是专诚去访他的。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几乎要行六小时。我在车中，一味回想着李叔同先生——就是现在的弘一师——教我绘图音乐那时候的事。对座的 S 先生从他每次出门必提着的那只小篮中抽出一本小说来翻，又常常向窗外看望。车窗中最惹目的是接续奔来的深绿的桑林。

车到杭州，已是上灯时候。我们坐东洋车到西湖边的清华旅馆定下房间，就上附近一家酒楼去。杭州是我的旧游之地。我的受李叔同先生之教，就在贡院旧址第一师范。八九年来，很少重游的机会，今晚在车中及酒楼上所见的夜的杭州，面目虽非昔日，然青天似的粉墙，棱角的黑漆石库墙门，冷静而清楚的新马路，官僚气的藤轿，叮当的包车，依然是八九年前的杭州的面影，直使我的心暂时返了童年，回想起学生时代的一切的事情来。这一夜天甚黑。我随 S 先生去访问了几个住在近处的旧时师友，不看西湖就睡觉了。

翌晨七时，即偕 S 先生乘东洋车赴招贤寺。走进正殿的后面，招贤老人就出来招呼。他说：

“弘一师日间闭门念佛，只有送饭的人出入，下午五时才见客。”

他诚恳地留我们暂时坐谈，我们就在殿后窗下的椅上就座，S先生同他谈话起来。

招贤老人法号弘伞，是弘一师的师兄，二人是九年前先后在虎跑寺剃度的。我看了老人的平扁的颜面，听了他的粘润的声音，想起了九年前的事：

他本来姓程名中和。李先生剃度前数月，曾同我到玉泉寺去访他，且在途中预先对我说：

“这位程先生在二次革命时曾当过团长(?)，亲去打南京。近来忽然悟道，暂住在玉泉寺为居士，不久亦将剃度。”

我第一次见他时，他穿着灰白色的长衫，黑色的马褂，靠在栏上看鱼。一见他那平扁而和蔼的颜貌，就觉得和他的名字“中和”异常调和。他的齿的整齐，眼线的平直，面部的丰满，及脸色的暗黄，一齐显出无限的慈悲，使人见了容易联想螺螄顶下的佛面，万万不会相信这面上是配戴军帽的。不久，这位程居士就与李先生相继出家。后来我又在虎跑寺看见他穿了和尚衣裳做晚课，听到他的根气充实而永续不懈的粘润的念佛声。

这是九年前的事了。如今重见，觉得除了大概因刻苦修行而蒙上的一层老熟与镇静的气象以外，声音笑貌依然同九年前一样。在他，九年的时间真是所谓“如一日”吧！记得那时我从杭州读书归来，母亲说我的面庞像猫头；近来我返故乡，母亲常说我面上憔悴瘦损，已变了狗脸了。时间，在他真是“无老死”^③的，在我真如灭形伐性之斧了。——当S先生和他谈话的时候我这样想。

坐了一会，我们就辞去。出寺后，又访了湖上几个友人，就搭汽车返旗营^④。在汽车中谈起午餐，我们准拟吃一天素。但到了那边，终于进王饭儿店去吃了包头鱼。

下午我与S先生分途，约于五时在招贤寺山门口会集。等到我另偕了三个也要见弘一师的朋友到招贤寺时，见弘一师已与S先生对坐在山门口的湖岸石埠上谈话了。弘一师见我们，就立起身来，用一种深欢喜的笑颜相迎。我偷眼看他，这笑颜直保留到引我们进山门之后还没有变更。他引我们到了殿旁一所客堂。室中陈设简单而清楚，除

了旧式的椅桌外，挂着梵文的壁饰和电灯，大家坐了，暂时相对无言。然后 S 先生提出话题，介绍与我同来的 Y 君。Y 君向弘一师提出关于儒道、佛道的种种问题，又缕述其幼时的念佛的信心，及其家庭的事情。Y 君每说话必垂手起立。弘一师用与前同样的笑颜，举右手表示请他坐。再三，Y 君直立如故。弘一师只得保持这笑颜，双手按膝而听他讲。

我危坐在旁，细看弘一师神色颇好，眉宇间秀气充溢如故，眼睛常常环视座中诸人，好像要说话。我就乘机问他近来的起居，又谈起他赠给立达学园的《续藏经》的事。这经原是王涵之先生赠他的。他因为自己已有一部，要转送他处，去年 S 先生就为立达学园向他请得了，弘一师因为以前也曾有二人向他请求过，而久未去领，故嘱我写信给那二人，说明原委，以谢绝他们。他回入房里去了许久，拿出一张通信地址及信稿来，暂时不顾其他客人，同我并坐了，详细周到地教我信上的措词法。这种丁宁郑重的态度，我已十年不领略了。这时候使我顿时回复了学生时代的心情。我只管低头而唯唯，同时俯了眼窥见他那绊着草鞋带的细长而秀白的足趾，起了异常的感觉。

“初学修佛最好是每天念佛号。起初不必求长，半小时、一小时都好。惟须专意，不可游心于他事。要练习专心念佛，可自己暗中计算，以每五句为一单位，凡念满五句，心中告一段落，或念满五句，摘念珠一颗。如此则心不暇他顾，而可专意于念佛了。初学者以这步工夫为要紧，又念佛时不妨省去‘南无’二字，而略称‘阿弥陀佛’。则可依时辰钟的秒声而念，即以‘的格（强）的格（弱）’的一个节奏（rhythm）的四拍合‘阿弥陀佛’四字，继续念下去，效果也与前法一样。”

Y 君的质问，引起了弘一师普遍的说教。旁的人也各提出问话：有的问他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有的问他过午不食觉得肚饥否，有的问他壁上挂着的是什么文字。

我默坐旁听着，只是无端地怅惘。微雨飘进窗来，我们就起身告别，他又用与前同样的笑颜送我们到山门外，我们也笑着，向他道别，各人默默地、慢慢地向断桥方面踱去。走了一段路，我觉得浑身异常

不安，如有所失，却想不出原因来。忽然看见 S 先生从袋中摸出香烟来，我晃然悟到这不安是刚才继续两小时模样没有吸烟的原故，就向他要了一支。

是夜我们吃了两次酒，同席的都是我的许久不见的旧时师友。有几个先生已经不认识我，旁的人告诉他说“他是丰仁”。我听了别人呼我这个久已不用的名字，又立刻还了我的学生时代。有一位先生与我并座，却没有认识我，好像要问尊姓的样子。我不知不觉地装出幼时的语调对他说：“我是丰仁，先生教过我农业的。”他们筛酒^⑤时，笑着问我“酒吃不吃？”又有拿了香烟问我“吸烟不？”的。我只得答以“好的，好的”，心中却自忖着“烟酒我老吃了！”教过我习字的一位先生又把自己的荸荠省给我吃。我觉得非常的拘束而不自然，我已完全孩子化了。

回到旅馆里，我躺在床上想：“杭州恐比上海落后十年吧！何以我到杭州，好像小了十岁呢？”

翌晨，S 先生因有事还要勾留，我独自冒大雨上车返上海。车中寂寥得很，想起十年来的心境，犹如常在驱一群无拘束的羊，才把东边的拉拢，西边的又跑开去。拉东牵西，瞻前顾后，困顿得极。不但不由自己拣一条路而前进，连体认自己的状况的余暇也没有。这次来杭，我在弘一师的明镜里约略照见了十年来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觉得这次好像是连续不断的乱梦中一个欠伸，使我得暂离梦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个车站，使我得到数分钟的静观。

车到了上海，浮生的淞沪车又载了我颠簸倾荡地跑了！更不知几时走尽这浮生之路。

过了几天，弘一师又从杭州来信，大略说：“音出月拟赴江西庐山金光明会参与道场，愿手写经文三百叶分送各施主。经文须用朱书，旧有朱色不敷应用，愿仁者集道侣数人，合赠英国制水彩颜料 vermilion〔朱红〕数瓶。”末又云：“欲数人合赠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

我与 S 先生等七八人合买了八瓶 Windsor Newton〔温泽·牛顿〕制的水彩颜料，又添附了十张夹宣纸，即日寄去。又附信说：“师赴庐

山，必道经上海，请预示动身日期，以便赴站相候。”他的回信是：“此次过上海恐不逗留，秋季归来时再图叙晤。”

后来我返故乡石门，向母亲讲起了最近访问做和尚的李叔同先生的事。又在橱内寻出他出家时送我的一包照片来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辫子的，有穿洋装的，有扮《白水滩》里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女》里的马克的，有作印度人装束的，有穿礼服的，有古装的，有留须穿马褂的，有断食十七日后的照相，有出家后僧装的照相。在旁同看的几个商人的亲戚都惊讶，有的说“这人是无所不为的，将来一定要还俗。”有的说“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次日，我把这包照片带到上海来，给学园里的同事们、学生们看。有许多人看了，问我“他为什么做和尚？”

暑假放了，我天天袒衣跣足，在过街楼上——所谓家里写意度日。友人W君^⑥新从日本回国，暂寓我家里，在我的外室里堆了零零星星好几堆的行李物件。

有一天早晨，我与W君正在吃牛乳，坐在藤椅上翻阅前天带来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PT两儿^⑦正在外室翻转W君的柳条行李的盖来坐船，忽然一个住在隔壁的学生张惶地上楼来，说“门外有两个和尚在寻问丰先生，其一个样子好像是照相上见过的李叔同先生。”

我下楼一看，果然是弘一、弘伞两法师立在门口。起初我略有些张皇失措，立了一歇，就延他们上楼。自己快跑几步，先到外室把PT两儿从他们的船里抱出，附耳说一句“陌生人来了！”移开他们的船，让出一条路，回头请二法师入室，到过街楼去。我介绍了W君，请他们坐下了，问得他们是前天到上海的，现寓大南门灵山寺，要等江西来信，然后决定动身赴庐山的日期。

弘一师起身走近我来，略放低声音说：

“子恺，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吃午饭，不必多备菜，早一点好了。”

我答应着忙走出来，一面差P儿到外边去买汽水，一面叮嘱妻即刻备素菜，须于十一点钟开饭。因为我晓得他们是过午不食的。记得有人告诉我说，有一次杭州有一个人在一个素馆子里办了盛饌请弘一师午餐，陪客到齐已经一点钟，弘一师只吃了一点水果。今天此地离

市又远，只得草草办点了。我叮嘱好了，回室，邻居的友人 L 君，C 君，D 君，都已闻知了来求见。

今日何日？我想不到书架上这堆照片的主人公，竟来坐在这过街楼里了！这些照片如果有知，我想一定要跳出来，抱住这和尚而叫“我们都是你的前身”吧！

我把它捧了出来，送到弘一师面前。他脸上显出一种超然而虚空的笑容，兴味津津地、一张一张地翻开来看，为大家说明，像说别人的事一样。

D 君问起他家庭的事。他说在天津还有阿哥、侄儿等；起初写信去告诉他们要出家，他们覆信说不赞成，后来再去信说，就没有回信了。

W 君是研究油画的，晓得他是中国艺术界的先辈，拿出许多画来，同他长谈细说地论画，他也有时首肯，有时表示意见。我记得弘伞师向来是随俗的，弘一师往日的态度，比弘伞师谨严得多。此次却非常的随便，居然亲自到我家里来，又随意谈论世事。我觉得惊异得很！这想来是功夫深了的结果吧。

饭毕，还没有到十二时。弘一师颇有谈话的兴味，弘伞师似也欢喜和人谈话。寂静的盛夏的午后，房间里充满着从窗外草地上反射进来的金黄的光，浸着围坐谈笑的四人——两和尚，W 与我，我恍惚间疑是梦境。

七岁的 P 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他说“蛮好看的！”又听见我说她欢喜书画，又欢喜刻石印，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月”字（弘一师近又号论月）一个“伞”字，叫 P 儿刻。当她侧着头，汗淋漓地抱住印床奏刀时，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我说：“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杀生她本来是怕敢的。”弘一师赞好，就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

话题转到城南草堂与超尘精舍，弘一师非常兴奋，对我们说：“这